

外国文学大系

图像集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学苑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文学大系/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北京 :学苑音像出版社 ,
2004. 5

ISBN 7 - 88050 - 383 - 8

I. 辉... II. 北... III. 文学—外国—故事 IV. I001 -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87995 号

外 国 文 学 大 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出 版 :学苑音像出版社

印 刷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开 本 850mmx1168mm 1/16

印 张 4100

字 数 56 0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数 1 - 5 000

书 号 ISBN 7 - 88050 - 383 - 8

定 价 10080.00 元(全 1008 册)

图像集（选）

[说明] 初版于一九〇二年七月，包括一八九八年到一九〇一年诗作共四十五首，大部分辑自柏林—施马尔根多夫和沃尔普斯威德时期的手稿本。原有“为了《米夏埃尔·克拉默尔》怀着爱心并出于感激之情献给”格哈德·豪普特曼的献词，并插有沃尔普斯威德艺术家亨利希·福格勒的钢笔画；第二版有较大增订。出版于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三版删去钢笔画，五版删去献词。

全书分为两册，每册又分两部分，并无明显的组诗痕迹可辨，但在个别部分（如第二册第二部分《声音集》）却可见出题材或主题相近的诗组。各篇写作时间往往相去甚远，大致说来。相当于《定时祈祷文》第三部分、《新诗集》若干首、《旗手》、专文《沃尔普斯威德》、《罗丹传》第一部分和《布里格笔记》开端等作品的写作时间。

作者的传记内容在这一阶段有重大的变化，并可在本集中找到相应的反映，如俄国旅行（1899 和 1900 年），与沃尔普斯威德的艺术家中晤（保拉·贝克尔，克拉拉·韦斯特霍夫，亨利希·福格勒等），结婚与生女（1901 年），移居巴黎（1902 年秋），结识罗丹，旅游意大利和瑞典，重居巴黎。因此，题材、主题和形式便相应地多样化。题材涉及俄国的历史与文学艺术，沃尔普斯威德的观感，意大利和瑞典的旅游以及巴黎的各种生活体验。从主题方面来说，除了早年“青年风格”的遗留（如青春的颂扬，生活欲望的觉醒）之外，更有对颓废精神的神化（如疯狂，没落，美的崇拜），为摆脱熟悉的市俗关系的艺术家生活所作的辩护，以及所谓“客观表达”（sachliches Sagen）的美学思想的制定。本集所以题名为《图像集》，除了类似海涅的《歌曲集》外，更在于表明：这些诗作都是图像，而不是一种单纯的情调，都在题材或主题上保持着一种轮廓分明的来龙去脉，符合“客观表达”的创作原则，不管来源于俄国历史（如《沙皇》、《暴风雨》），或圣经传说（如《圣母领报节》），或个人的观察（如巴黎的骑战桥）。正是这样，本集可以说是从多愁善感的少作到《新诗集》的一个过渡阶段。

——译者

《米夏埃尔·克拉默尔》（1900），格哈德·豪普特曼的一个四幕剧，描写一个艺术家立志画出一个巨型戴荆冠的基督，以表达艺术与宗教同源的观念。这个主题思想正投合了里尔克，故他将自己的诗集献给了剧作者。

《图像集》直译为“图像之书”，类似《歌曲集》的直译“歌曲之书”。

第一册第一部分

入 口

不论你是谁：入晚请跨出
你的斗室，其间一切你无不领会；
你的房屋位于远方的起讫处：
不论你是谁。
你的眼睛困倦得几乎
摆不脱那破损的门槛，
你却用它们慢慢抬起一株黑树，
把它朝天摆着，瘦削而孤单。
而且造出了世界。世界何其壮丽，
像恰巧成熟于沉默的一句话。
而且一当你想去抓住它的意义，
你的眼睛便温柔地离开了它……

（1900年2月24日，柏林—施马尔根多夫）

写于一个四月

树林重新发出香气来。
翱翔的云雀随身
举起了天空，天空对我们的肩膀有点重；
诚然从枝桠里还看见了白昼，尽管它也空洞，——
但在漫长的、落雨的午后
来了斜阳金黄
的新鲜时光，
在它们面前逃遁着，在遥远的房屋正面
所有撞伤的
窗户可怕地拍打着翅膀。

随后平静下来。乃至雨水悄悄
流过石头从容发暗的闪耀。
所有噪闹完全折腰
于嫩枝的灿烂的芽苞。

（1900年4月6日，柏林—施马尔根多夫。）

日记上记着“星期五，冒第一阵春雨回家”。）

汉斯·托玛斯六十诞辰二首^{*}

^{*}“树”是诗歌独创性的象征。参阅《致俄耳甫斯十四行》第一首。

月 夜

南德的夜晚，因满月而宽广
又柔和如一切童话之回归。
许多时辰从钟楼沉坠
坠入它们深处如坠入大海，——
然后是沙沙声和巡夜人呼叫何其高昂，
沉默空洞地停留一会儿；
然后一柄提琴（不知从何而来）
苏醒了缓缓说道：
一个金发女郎……

骑 士

骑士戴着黑色铜盔疾驰
而出，驰入了喧闹的世界。
外面有一切：白昼和山谷
和友和敌和大厅里的盛宴
和五月和少女和树林和圣杯，
上帝曾经独自几千次
走上了一切大街。

而在骑士的甲冑里面，
在最阴暗的竞技场后面，
还有死神蹲着，必须思考再思考：
当剑将要跃
过铁篱时——
那陌生的把人解脱的剑，
那从我的隐蔽处——
从我在里面度过
许多伛偻时日的隐蔽处
把我捉拿的剑——
我便终于伸直了腰
演奏起来
歌唱起来。

（1899 年 7 月 14 日，柏林—施马尔根多夫）

少女的忧郁*

我想起一个年轻的骑士
简直跟一句古谚相仿。

他来了。于是大风大雨多次
来到丛林把你裹起来。
他走了。于是大钟的祝福常常
让你孤零零
留在祈祷之中……
然后你想冲着寂静呼喊
却只是悄没声儿地哭泣
直哭得手帕冰凉。

我想起一个年轻的骑士，
他带着武器走向了远方。

他的微笑如此纤柔
像古老象牙上面的光辉，
像怀乡病，像圣诞夜一场雪
落在幽暗的村落，像绿松石
周围有真珠排列着，
像月光
在一本心爱的书上。

(1899年7月18日，柏林—施马尔根多夫)

疯 狂

她一定老在想：我要当……我要当……
那么，马利，你要当谁？
一个女王，一个女王！
向我下跪，向我下跪！

她一定老在哭：我从前……我从前……
那么，马利，你从前是什么？
一个孤儿，穷得精光太可怜，
我也不知怎么对你说。

难道人人向她下跪的女工
是这个可怜的孩子变的？
可不，事情都变了样，
再没人看见她到处行乞。

原来你已变得了不起，
什么时候，你可能讲讲？
一个晚上，一个晚上，一个晚上刚过去，——
他们同我谈话就变了腔。
我出门上街就看出：

街上好像绷起了弦；
于是马利变成了旋律，旋律……
从一端跳到另一端。
人人害怕，逃得一溜烟，
逃到屋旁紧紧把墙靠，——
因为只有一个女王才胆敢
在大街上这样跳：跳！……

（1899年11月24日，柏林—施马尔根多夫）

钟情人

是的，我怀念你。我甚至从自己手中
滑脱出来以隐没自身，
不抱任何希望，我会怀疑那件东西。
它正向我走来，仿佛从你身边，
庄重，坚定，目不转睛。

……那些时日：我曾是怎样一个人，
什么也没呼唤过，什么也没把我泄露，
我的寂静有如一块石头，
小溪的潺潺从上面流走。

而今在这早春二月
又有什么慢慢使我断绝
那不自觉的阴暗的年光。
又有什么把可怜的温暖的生命
亲手交给了某一个人。
他却不知我昨天是个什么样。

（写作日期不明，1902—1906）

新娘

唤我，亲人，大声唤我！
别让你的新娘久立在窗前。
在古老的梧桐小路上
黄昏不再守卫着
路上空无一人。

而你来了却不用你的声音把我
锁在夜间的屋子里，
我才不得不从我手中涌出来
涌进深蓝色的
花园里去……

（1898年9月20日，柏林—施马尔根多夫）

寂 静

你听，亲人，我抬起了双手——
你听，有簌簌声……
孤独者的什么手势会发现
自己不为许多东西所偷听？
你听，亲人，我合上了眼睑，
连这也是声响直到让你听见，
你听，亲人，我又张开它们……
……可为什么你不在眼前。

我的最小动作的痕迹
留在丝绸般的寂静里显而易见；
最细微的感动不可磨灭地
印在远方拉紧的帷幕上面。
在我的呼吸之上有星星
升起又降落。
香气飘到我唇边供我饮啜，
我于是认识遥远的天使们
的手腕。
只是我想着他们：你
我却见不着。
(写作日期不明，1900—1901)

音 乐

你在吹奏什么，小伙子？它穿过花园
如急骤的步伐，如耳语的命令。
你在吹奏什么，小伙子？瞧，你的灵魂
陷进了牧笛的笛管。

你为什么将她 引诱？声响如监狱，
她在里面把自己疏忽而耽误；
你的生命强固，但你的歌曲更强固，
如泣如诉依仗你的渴慕。——

给她一次沉默吧，让灵魂悄悄
回家，回到澎湃与繁衍，
她好活在里面，成长着，博大而精巧，
在你强迫她进入你轻柔的吹奏之前。

“牧笛”，即林神潘的笛，由许多绑在一起的个别笛管构成。

“她”，指抽象化或人格化的音乐本身。

瞧她怎样更加吃力地拍打着翅膀：
你做梦的人便将她的飞翔加以挥霍，
以致她的双翼为歌唱所锯伤，
她不再拍着它们飞过我的高墙，
如果我呼唤她来寻欢作乐。

(1899 年 7 月 24 日. 柏林—施马尔根多夫)

童 年

学校里的烦恼和期待何其悠长，
连同闷煞人的事物缓缓流淌。
哦寂寞，哦难挨的时光，……
终于下学了：街头闪耀而丁当，
方场上泉水在喷放，
公园里世界如此宽广。——
穿着短服从这一切走过，
走得和别人完全不一样——：
哦奇妙的时光，哦时光的消磨，
哦寂寞。

远远望开去望进了这一切：
男人和女人；男人，男人、女人
和孩子，它们五颜六色，分外别致；
这儿有屋子一座，不时还有狗一只
于是恐惧悄然换成了信任——：
哦无谓的悲伤，哦梦想，哦心惊胆颤，
哦无底的深渊。

于是玩耍起来：球呀圈呀还有环
在一个渐渐暗下来的公园，
有时盲目擦过成人身边
在急促的抓捉中变得野蛮，
但傍晚静下来，脚步呆板，
磨磨蹭蹭回家去，双手紧攥：
哦不断消逝的领悟，
哦烦恼，哦重负。

又几小时跪着跪在
有只小帆船的大灰塘边；
要忘掉它，因为还有别的、同样的

里尔克在六岁以前一直被家人用女孩衣服打扮着，并作为女孩来教养。

更美的帆不断穿过波圈，
还必须想到那沉下去又从塘里
露出来的苍白的小脸——：
哦童年，哦淡化了的对照，
哪儿去了？哪儿去了？

（1905—1906年冬，巴黎—默东）

童年一瞥*

黑暗留在房间如财富，
孩子坐在里面，十分隐秘。
母亲做梦般走了进去，
一只玻璃杯震颤在寂静的橱里。
她感觉，房间正将她暴露无余，
便吻一吻孩子；你在这里？……
然后两人盯着钢琴心有余悸，
因为晚上她常常弹奏一曲
让孩子缠结其间难分难解。

他静悄悄坐着。他崇敬的目光停歇
在她手上，手完全为指环压弯，
抚过白色的键盘，
仿佛艰难地走过积雪。

（1900年3月18日，柏林—施马尔很多夫）

第一册第二部分

向入睡者说

我想坐在一个个人身旁
把他唱得迷迷瞪瞪。
我想把你摇着当婴孩来唱
还陪你从睡眠中走出走进。
我想一个人来守屋，
并知道：夜是凉的。
还想听进来又听出去
在你身中，在世界上，在林子里。——
时钟敲着把自己呼唤，
可以看见时间搁了浅。
下面走着一条野汉
扰乱了一条野狗的睡眠。
后面是寂静。我把眼睛睁大
瞧着你惺惺松松；
它们轻轻抓住你又把你放下，
当一件东西在暗中挪动。

（1900年11月14日，柏林—施马尔很多夫）

人们在夜间*

夜并非为人群而设。
夜把你和你的邻人分隔，
你可别去找他尽管这样。
夜间你要是给你的斗室点灯，
好面对面看看人们，
那么，它是谁？你得好好思量。

光从人们脸上滴下来，
他们被光丑化得可怕，
如果他们夜间聚在一块，
你会望见一个摇晃的世界
堆积得横七竖八。
昏黄的灯光在他们的额头
挤掉了一切思想，
酒在他们的目光里颤抖，
悬挂在他们手上
是笨重的姿势，他们交谈
凭借这些而情投意合：
他们这时说：“俺”和“俺”

意思就是：随便哪一个。

（1899年11月25日，柏林—施马尔根多夫）

邻 居

陌生的提琴，你在跟踪我？
在多少个遥远城市里你寂寞
的夜可曾同我的夜谈过心？
一百个人演奏你？还是一个人？

所有大城市里可有
这样的人，他们没有你
就会迷失在河流？
怎么我总听见你？

怎么我总是那些人的邻居。
他们烦闷地强迫你歌唱
强迫你说：生活重于
任何事物的重量。

（写作日期不明：或系1902—1903年，巴黎）

Pont du Carrousel*

桥头那盲人风尘仆仆
一如无名帝国的界石，
他也许就是恒星小时
从远方围着转的一成不变物，
那寂静中心的星座。
因为一切围着它漂泊，奔波而闪烁。

他是岿然不动的正义，
被置于错综复杂的街头；
是通向下界的幽暗的进口
竟和肤浅的一代在一起。

（写作日期不明：或系1902—1903年，巴黎）

孤独者*

像一个人航行在陌生的海洋，
我厕身于永远的土著；
他们的桌上是丰盛的白昼，
而我意在充满图像的远方。

我的视线里伸进来一片天地，

它也许像月亮一样荒芜，
但它不让任何感觉孤立，
它所有的话语都有人居住。

我从远方带来的东西
和他们的摆在一起显得稀有——：
它们在伟大的故乡是野兽，
到这里却因羞耻而屏息。

（1903年4月2日，维尔雷焦）

阿散蒂人*
（驯化园）

没有陌生国土的幻景，
没有跳脱衣舞
的棕色妇人的风情。

没有狂野的陌生的旋律。
没有来源于血液的歌嘞，
也没有血从深处呼喊而出。

没有棕色少女舒展
天鹅绒肢体于热带晒乏；
没有眼睛像刀剑直闪，

却有咧开来大笑的嘴巴。
以及一种古怪的妥协
对付白人的浮华。
而我多么忧伤地看到这一切。
哦在笼里来回走动
的生灵们何等忠实，
和他们所不懂的新风
异俗的骚动毫不一致；
他们像一团静火
悄悄燃烧又沉入自身，
对新的奇遇泰然自若，
并因其伟大血液孤苦伶仃。

（写作日期不明：或系1902—1903年，巴黎）

最后一个*

我没有祖宅，
什么也没有丧失；
我的母亲把我

生到世界上来。
我现在站在世界上又走进
世界去越走越深，
有我的幸运有我的痛苦
独自有着种种切切。
还是好些人的继承人。
我的家族繁衍着三枝
在林中七座华第里，
已经厌倦了它的纹章，
而且已经太老了；——
他们留给我的和我为古老财产
所赢得的，已无归宿可言。
在我手中，在我怀里
我得抓住它，直到我死。
因为我扔进
这世界的一切，
都堕落了
如同放在
一个浪尖上。

（1900年11月15日，柏林—施马尔根多夫）

忧 惧

枯林里有一声鸟叫，
它在这枯林里显得无聊。
圆润的鸟叫仍然停在
把它带来的这一瞬间，
宽如一片天空在这枯林之上。
一切温顺地从这叫喊里被清除掉。
整个土地似乎无声地躺在里面，
大风似乎卑躬屈膝地钻了进去，
而继续想要什么的一瞬间
是苍白而静止的，仿佛它懂得
从每人身上爬出来
而每人必得死于其上的事物。

（1900年10月21日前不久，柏林—施马尔根多夫）

悲 叹

哦怎么一切消逝
得又远又久了。
我相信，我从它
迎接光辉的星辰
已经死去一千年。

我相信，在划过去
的小船中，
我听见在说什么可怕的事情。
屋子里一座钟
敲响了……
在哪一个屋子里？……
我想从我的心中走出去
走到广大天空下面去。
我想祈祷。
而所有星星中间
总还有一个在。
我相信，我知道
唯有哪一个
延续下来，
哪一个像一座白城
立于天光的尽头……

（1900年10月21日，柏林—施马尔很多夫）

寂 寞

寂寞像一阵雨。
它从大海向黄昏升去；
从遥远而荒凉的平芜
它升向了它久住的天国。
它正从天国向城市降落。

像雨一样降下来在暧昧的时刻，
那时一切街道迎向了明天，
那时肉体一无所得。
只好失望而忧伤地分散；
那时两人相互憎厌，
不得不同卧在一张床上：

于是寂寞滚滚流淌……

（1902年9月21日，巴黎）

秋 日

主啊，是时候了。夏日何其壮观。
把你的影子投向日规吧，
再让风吹向郊原。

命令最后的果实饱满圆熟；
再给它们偏南的日照两场，

催促它们向尽善尽美成长，
并把最后的甜蜜酿进浓酒。

谁现在没有房屋，再也建造不成。
谁现在单身一人，将长久孤苦伶仃，
将醒着，读着，写着长信
将在林荫小道上心神不定
徘徊不已，眼见落叶飘零。

（1902年9月21日，巴黎）

回 忆

于是你等着，等着那件东西，
它使你的生命无限丰富；
那强有力的，不同寻常的东西，
石头的苏醒
向你转过来的内心深处。

金色和棕色的书卷
在书架上模模糊糊；
于是你想起旅行过的国土，
想起图画，想起重新失去
的女人的衣服。

于是你恍然大悟：就是那件东西。
你便起身，你面前袅袅
升起一个逝水年华的
忧虑和形象和祈祷。

（写作日期不明：1902—06年）

秋

叶片在落，像从高空一样落，
仿佛遥远的花园已在天上衰朽；
它们落着打出手势说“莫”。

而夜间又落下沉重的地球
从所有星辰落进了寂寞。

我们都在落。这只手也在落。

这一节描写了里尔克在巴黎的最初时日的精神状态，参阅《寂寞》。

将等待变成回忆，参阅《八十老妪写照》及注（见《新诗集续编》）

指诗人访问过的俄罗斯和意大利。

请看另一只手：它在一切之中。

但有一个人，他在他的手中
无限温存地抓住了这种降落。

（1902年9月11日，巴黎）

在夜的边缘

我的斗室和醒于
入夜大地之上的
这片广阔地带
是二而一的。我是一根弦，
绷在嗡嗡作响的
宽广的共振之上。

万物是提琴的躯干，
充满咕咕啾啾的黑暗；
里面有女人的哭泣入梦
里面有整个家族的恼怒
动弹在睡眠中……
我会像
银铃似的战栗：然后一切
将在我下面震颤，
而迷途于万物者
将追求光源，
它从我的舞蹈的音响
（天空为之沸腾）
通过狭窄的憔悴的缝隙
坠入无边的
古老的
深渊……

（1900年1月12日，柏林—施马尔根多夫）

前 进

于是我深沉的生命重新隆隆然，
仿佛进入了更宽阔的河岸。
万物于我愈来愈有缘，
我看万象愈来愈深远。

里尔克第二次访俄归来，于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七日到达沃尔普斯威德。住在友人亨利希·福格勒家中、不久与沃尔普斯威德的艺术家们相识，其中有女画家保拉·摩德尔松—贝克尔和女雕塑家克拉拉·韦斯特霍夫（后为诗人之妻）。这期间，诗人产生了一种罕见的愉快心情，他说是这些艺术家教会他用眼睛“看”。